

資治通鑑

唐紀

自二百二十八
至二百三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09)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四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十月不滿一
年是年癸亥諸藩連兵拒命而德宗

玩兵召禍日尋干戈最為
多事是卷所紀纔十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

結贊盟于清水

使疎吏翻鎰弋質翻吐從噉入聲清

九十

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

駕李元平

將即亮翻汝州治梁

元平本湖南判官薄

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

好呼

關播奇之薦於

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

九域志汝州東南至許州

二百七十里史言關播所用非木相息亮翻

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

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

治直

希烈陰使壯士應

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

騎突至城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

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

須古字取象以多類毛也後人從而加影為

鬚字此俗書耳

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

便毗連翻便液謂尿溺也液音亦汚烏故

翻

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

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

尉氏

尉氏縣屬汴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抄楚交翻

圍鄭州官軍數為所

敗邏騎西至彭婆

數所角翻敗補萬翻邏郎佐翻騎奇寄翻邏騎巡邏遊奔之騎九域

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金人疆域圖洛陽縣有彭婆鎮

東都士民震駭竄匿

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

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鄭叔則蓋備有急易於

西奔也守式又翻

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

逆順禍福

少詩照翻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為干偽翻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

儒厚改為儒雅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真卿歷事玄宗肅代三朝朝直遥翻

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

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下遐嫁翻

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

命少詩沼翻須待也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焉於虔翻遂行李

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

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

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

烈養壯士為子謂之養子環胡慣翻拔刃擬之為將刺啗之勢刺音亮翻細割

也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

館真卿而禮之令力丁翻館古玩翻希烈欲遣真卿還還從宜翻又音

如字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

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

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

前說希烈曰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

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

韓白之禍朝直遥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韓白之願禍謂韓信斬於鍾室白起死於杜郵也願

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

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以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

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希烈謂之四王使疏吏翻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四十四 德宗 三

何足難真卿不如此嗟乎世上人知已耳鄭叔則

遂勉

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邪音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

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

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日又與

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

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真卿為太子太師故皆以其

官稱之相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

而死者顏杲卿乎顏杲卿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乃吾

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史

曰以利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脅誘音酉四使不敢復言復扶希烈乃使

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

怡然見希烈曰怡然安和之貌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

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考異曰顏氏行狀以為

公至許州希烈前後許為公表奏請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舊真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已願

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斥黷朝政真卿拂衣

起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夸示真卿號慟周曾謀奉真卿遂送真卿于龍興寺按滔等推尊希烈在去

年真卿使許在今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

進稱為都統也真卿剛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章表雪已行狀云詐為表奏是也戊

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

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鳳翔邠寧涇原三節鎮之兵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

奉天好時神策屯兵也德宗

哥舒曜

楚令尹城

治上津山路

城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曰輔城天業初改曰郊城九域志郊城縣在汝州東南九十里宋白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郊即此遇希烈前鋒將

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曜翰之子也天寶末安

絕貢獻商旅皆不通 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上津縣屬商州治直之翻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

頰贊還吐蕃區頰贊入見事始見丙寅以河陽三

城懷衛州為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

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敗補

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即江左新蔡郡治所魯悉達保聚之地宋白曰

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祝穆曰蔡山出大龜春秋左

氏傳所謂大蔡蓋以山得名也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蘄音祈

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後周改蘄州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地名解云蘄春

以水隈多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

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掌

又翻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

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錡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憺韋

清密輸款於李勉玠府中翻憺徒李希烈遣曾與十

濫翻又徒敢翻

用人任人 周曾王玠

姚憺韋清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

襄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

襄城郡後周置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

許州貞觀八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仍屬許州天寶

七載復屬汝州九域志襄城縣在汝州東南一百有五十里

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玢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

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淮西地少馬乘驃以戰號驃子軍尤為驍

銳將即亮翻誠將音同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憺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

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式芮翻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縣屬宋州劉洽時以宣武節度鎮宋

州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

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

蔡州上時掌翻還從宣翻蔡州治汝陽縣淮寧本鎮也希烈時自許州退還外示悔過

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寺蓋在蔡

州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州

漢安陸地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

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

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俘方無翻馘古獲翻號戶高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夏

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

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

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日率

有略

有機

張若請以
希烈母及
妻祖母妻
妹易真卿
把持疏不
報鑑不錄

非窮兵乃
無兵耳募

兵者貪將
廢將自為
衣食計也

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史言德宗窮兵亂將作矣

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

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

是年春張鎰與吐蕃盟于清水宋白曰張

鎰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山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劔南西

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備在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劔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

為蕃界相息亮翻尚辰羊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

於贊普

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于

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彼固未有以窺唐矣盟無益也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

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

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

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為之副上

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九域志襄城縣有潁橋鎮遇大雨還保

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

月乙酉潁王璲薨

璲玄宗子音古了翻

乙未以宣武節度使

劉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

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

刺史鄭景濟于清苑

水經注徐水出北平東逕清苑城東至高陽入于河劉昫曰清

苑縣漢之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為清苑縣屬瀛州唐

景雲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為保州治所宋白

曰漢高祖訪樂毅之後得樂叔封于樂鄉高齊省仍

自今易州滿城縣界移永寧縣理此城隋改為清苑

縣因滿城縣界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

清苑河為名

張升雲

留守

司武尚書猶天朝兵部尚書

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

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

張升雲奔滿城

劉昫曰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為滿城屬易州

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

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張升雲等圍鄭景濟于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

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

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晟

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

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

奏到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

其給事中宋端趣之趣讀曰促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

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遠有云云

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脫屣耳履不躡跟曰屣脫之易耳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

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

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

之時武俊等改要藉官為承令官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

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節度

參謀關預軍中機密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

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謂誅李惟岳也及登

壇之日謂稱王時也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

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

賈林

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

乎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鋪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語牛倨翻武俊曰僕

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

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杜預曰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莽莫朗翻

暴步卜翻又薄報翻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

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

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

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

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為武俊與抱真破走朱滔張本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

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

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江謂江南西道泗當

作西黔音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仰牛向翻上優

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

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書有之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周功德宗蓋未知此者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

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二法即所謂稅間架及除陌錢也

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

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史昭曰

筭算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或有宅屋多而無

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

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

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賀音茂敢隱錢

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

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丁卯徙郴王逾

為丹王酈王邁為簡王二王皆上弟也 庚午答蕃判官監

察御史于頔答蕃判官因當時出使署與吐蕃使者

論刺沒藏至自青海刺盧達翻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

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

入蕃命官猶答蕃也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

有才望盧杞惡之惡鳥路翻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

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

為于偽翻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

故事者不可使疏吏翻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

少詩照翻不敢辭遠使矣使疏吏翻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

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

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

康叔夜所殺復扶又翻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

陸贄名嘉興漢由拳縣地大皇帝黃龍三年以其地嘉禾生改為禾興縣後避太子和名改為嘉

興縣隋廢縣唐初復置屬蘇州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韋執誼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十

宣公陸贄

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
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
文章繼以詔勅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
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
書勅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
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
又置東翰林院於金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
鑿殿之西隨上所在
决兩河謂河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

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將即亮翻下同操于高翻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
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
災左氏傳曰兵猶火也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

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俊河南則李納淮西則李希烈也帥所類翻尚恐其中或遭註誤註古賣翻又胡卦翻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况其餘衆蓋並脅從史炤曰書云脅從罔治孔穎達疏云謂被脅從而距王命者余謂脅從者為威力所迫脅不得已而從于逆非同心為逆者也

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
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

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瘁秦醉翻又曰人搖不寧事變
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

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
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通鑑卷三百五十八 唐紀四十四 德宗 十一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

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卒減沒翻故祿山竊倒持

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事見玄宗天寶十四載肅

宗至德元載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

得以中興中竹仲翻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

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

為禦避之東遊事見二百二十三年是皆失居重馭輕

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抵都禮翻內寇則殺函失險

外侵則汧渭為戎汧口肩翻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

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為于偽翻

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悅兵

不解也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左右神策為六軍又

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儻有賊臣啗寇點虜觀邊啗徒濫翻又徒覽翻伺隙

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伺相吏翻未審陛下其

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以其事為易也易弋

廣度徒洛翻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

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

德宗

唐紀四

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曾戶增翻拏女加翻相牽引也圖謀也

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已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

滔攜離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去羊呂翻

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漢人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思相

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北軍皆屯苑中萬一將帥之

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也誘羊久翻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

也姚令言朱泚之變卒如陸贄所料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

子弟悉可追還晟成正翻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明

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邠甲曼翻仍云更不徵令力丁翻

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

二者皆人怨之所積

通鑑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四十四 德宗

七

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見賢通翻人處昌呂翻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壬戌以汴西運使崔縱

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汴東西運使事始見上卷

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使李光弼方節度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諸道

行營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於諸軍各以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

廣德初郭子儀自商州進收京師請第五琦為糧料使縱渙之子也崔渙者玄暉之孫玄

宗幸蜀以為相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

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于滬澗將即亮翻滬侯古翻

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中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眾教令不一軍進至薛

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擊散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汝州遂

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邏兵北至彭婆今從實錄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

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

字帥讀曰率下同 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去年希烈徙鎮許州

則希烈必釋襄城之圍以自救遣二將趣許州趣七未至數十里上

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

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

兵剽掠至伊闕剽匹妙翻伊闕禹所鑿春秋為戎蠻

屬河南府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復扶又

如字考異曰新傳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

作李堅華今從實錄德宗

政令無常 謂遣不一

蕭復

孔巢父

還從宣翻 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汴皮變翻汴軍 宣武兵也此時

又音如字 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汴皮變翻汴軍 宣武兵也此時

則李勉帥永平軍方鎮表大曆十四年永平軍 增領汴潁二州徙治汴州故使史有汴軍之稱 上

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荆襄 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更工 衡翻以戶部尚書蕭復為

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 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即 亮翻未行會涇師作

亂而止復嵩之孫也蕭嵩開元 中為相巢父孔子三十七世 孫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 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令 言率本鎮兵五萬

赴援按奉天記曰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 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

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遺 唯

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 師惟糲食菜餽眾怒蹴而覆之糲盧達翻餽弋廉翻 又徒耳翻蹴子六翻

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 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玄宗時王鉞為戶口邑 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

錢百億實貨稱是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 賜之用則玄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

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聚 歛之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獻所合區分賦

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置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

失邦終以餌寇則庫始於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 內庫也以中人主之欲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

進入大盈庫天子以 出納為便故不復出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擗

通鑑卷二百六 唐紀四十四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詐

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趣七喻翻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

之馳至長樂阪遇之長樂阪在滻水西本滻阪也隋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阪

曰長樂阪亦曰長樂坡樂音洛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

呼曰射而亦翻呼火故翻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

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自長樂阪西入

京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射而亦翻又命中

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門北

去丹鳳門止兩坊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

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復扶又翻百姓狼狽駭

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

稅汝間架陌錢矣呼火故翻儻即就翻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

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陳讀曰陣小民聚

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

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

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

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

聽少詩詔翻卒讀曰粹難乃旦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

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

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

以從從才用翻下同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

宣公之言一驗矣

有天下者選禁兵最是第一事

朝恩領神策又益以陝兵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德宗復以授文場等愚哉

郭曙

今狐建

忙中有此急着

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五年有竇文

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

人以從帥讀曰率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殿丁司練翻

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灊水西連故

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聞蹕謁道左遂以其眾從曙暖之弟

也暖曙皆郭子儀之子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

之帥麾下四百人從帥讀曰率下同乃使建居後為殿姜

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帥所類翻坐

弟滔之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上年處昌呂翻心嘗快快臣謂陛

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

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

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飯扶時晚翻

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之往也乘繩證翻盧杞關

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

追及上於咸陽頔頓之從父兄弟頔渠希翻之從一從才用翻

齊賢之從孫也劉齊賢祥道之子以方正為高宗所重賊入宮登含元

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

運金帛極力而止謹許元翻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

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

果如公輔之言

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閉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

晉昌里第按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泚傳作招國里

今從實錄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

設鼓角以警嚴一日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

白華殿考李晟收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

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出榜於外稱涇原

將士久處邊陲處呂昌不閉朝禮開習也朝直輒入宮

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乘繩太尉以權臨六軍應神

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

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

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

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賞薄事見上卷入見泚

屏人密語移時屏必鄂翻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

僭逆偽于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

於闕前甚眾降戶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

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上思桑道茂之言道

言見二百二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

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蘇良嗣武

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

通鑑卷二百二 德宗

百官無識

蘇弁

天城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城古威翻庚戌源休勸朱

泚禁十城門唐都長安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延秋金

光開遠三門北光光一門凡十門毋得出朝上朝士往往易服爲備

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又爲于僞翻說

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李忠臣失兵柄太僕卿

宗大曆十四年張光晟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翻泚悉起而用之

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泚且禮翻

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

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釗以勇略先悉薦釗釗古皆

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延芝段

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原將即亮翻諫將未出潼關

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

泚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鎮之兵泚於是自謂衆心

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度徒洛翻李忠

臣爲皇城使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

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

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

中右社稷左宗廟百僚解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

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

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乘繩證翻辛亥以渾瑊

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

光晟不終

蔣鎮等不終

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使疎吏翻令力

丁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

段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

卷元意其必快快

兩快於

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

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

騎奇奇翻垣于元翻

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

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

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

下謂泚能釋鎮入朝及與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

謂泚能釋鎮入朝及與弟滔絕也說式芮翻

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

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

如泚默然不悅

泚且禮翻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

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

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

段秀實鎮涇原時厚遇此三人唐藩鎮吏職使院有

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

綜理也史炤曰岐姓也黃帝時有岐伯考秀實密

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

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

掌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

吳淑死節

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從才用翻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附淑章敬皇后弟也淑音徐呂翻難乃旦翻下同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慊慊嫌恨不足之意朝直遙翻慊若

翻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

省館古玩翻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

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

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

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

駱驛駱驛地名史炤曰駱谷關之驛也余按韓旻若至駱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得符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秀實謂同謀曰旻

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

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

通鑑卷之三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三

異人

至此方罵
是大作用

秀實死節

通鑑卷二百九 唐紀六

應之於外。令力翻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

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初因

隋舊制五品已上執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後屈，自時厥後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

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

唾吐臥翻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

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中竹仲翻，恟許救，翻恟恟，喧擾之狀。左右猝

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

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

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

「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

唐制司農卿從三品海賓縗服而逃。劉海賓不能助段秀實與之同死，逃將焉往。縗倉回

後二日捕得殺之。考異曰：段公別傳云：「五日，夜

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

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

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

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

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同入

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七首為其所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

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

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策若已

將五千入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旻兵，無益矣。又海

賓若於靴中取七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焉能復

逃若為闡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誼著，賊為之備

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

通鑑卷二百九

唐紀六

三

異人

儒雅又幻
為儒緩

齊抗

難 王沼等死

通鑑卷三百三

唐紀三

三

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

復謀殺泚亦死史終言之復扶又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涕泗久之 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巵為京畿渭南節

度使夔奴刀翻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

修飾邊幅好呼到翻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

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將即亮翻

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去羌呂翻鎰

命楚琳出戍隴州九隴州一百五十里楚琳託事不

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

黨作亂鎰絕城而走偽翻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

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荷下可翻又讀

如字考異曰舊映傳云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

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

以應泚今從鎰傳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

復聞之遽請見見賢遍翻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

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

卿留一日為于偽翻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

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

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郝呼各翻商州

通鑑卷三百三 唐紀三 德宗

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

殿東內含元殿之北為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

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

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

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

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

掌朝政朝直遙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

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

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

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刃欲自殺

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

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誤

冊文既成仰藥而死樊系距朱泚之命不為誤冊不

大理卿膠水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沆絕食稱病潛

竄得免沆以哥舒曜食盡奔襄城奔洛陽李希烈

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

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

嚴整城人為之增氣為于姚令言之東出也涇州在

救襄城為東出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

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

止以賞源休亦甚矣

蔣沆

李觀

馮河清

姚况

通鑑卷之百六十四

唐紀四十四 德宗

三

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而

也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

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况為行軍司馬 上至

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

有加崔寧鎮西川有威名危難之中見其至可以鎮

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

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潛音剛又杞聞之與王

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

便液數所角翻便液溺也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

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

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整屋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

書獻之遺唯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

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

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

泚遣使遺朱滔書遺唯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

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宣示軍府

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

諸將相與慟哭魏縣行營馬燧諸軍之李懷光帥眾

赴長安為李懷光救奉天破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

李芄歸河陽李抱真退屯臨洛 丁巳以戶部尚書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德宗之出

亡不及去

任人

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
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

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

翻帥所類翻考異曰奉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張

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

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

道先鋒經略使晟成正翻守式又翻拓達各翻扞戶肝翻使疎吏翻華戶化翻邠寧

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

兵二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

天邠卑晏翻瓌古回翻監古銜翻翟長伯翻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輝七喻翻下同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

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

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

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

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

吾卒吾不能禁也翟文秀欲留拒賊詔音也夾攻之說兵家常論也挾詔音而依兵家

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遂引兵入奉

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

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乘繩

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帥讀

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唐紀四十四德宗

韓遊瓌
翟文秀

大功

高固

日曳車塞門縱火焚之塞悉則翻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

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

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

隋楊素宅也梯雲梯衝衝車代宗飯僧以護國韓遊

瓌曰寺材皆乾薪乾音干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

也高侃事太宗高宗為將有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

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

天幽州兵即代宗時朱泚入朝請京西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卒神策

也兵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

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杜預口不庭謂不朝

也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將即亮翻

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建中二年兵端始啓至是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斂力贍翻內自京

邑外洎邊陲洎其既翻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

困是以叛亂繼起怨黷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

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間古翻陛下有股肱之

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難乃旦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八十四 德宗

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

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祖

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

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並見尚書數所具翻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又辭王弼曰禍福之

祥生於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以視履而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

易大傳之辭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

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

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

之有也鄭玄曰降康者下平安之福自頃征討頗類刑網稍密物

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直朝

遙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

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屬之欲翻京師之人動逾億

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

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治為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難乃且翻今生亂失

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復扶又翻其資理與邦之

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

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魏縣

自杞相以來李洵請須徐海沂不許而李納據之王武俊殺惟岳不得節度而稱王害張鑑於鳳翔喪真卿于淮西不然何武俊聞說而勃也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四

行營既散李抱真退屯臨洛說式芮翻下林說因說復說同抱真復遣賈林說武

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復扶又翻今戰勝

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

夫之故地也時張孝忠據易定滄康日知據趙州不如先取之武俊乃

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九域志館陶在元城

北四十里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

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遺于季翻先悉薦懷光等巴西

去而回紇達于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

北境朱滔因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下同欲與俱詣河南取東

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

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

曰復扶又翻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上九

葉天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九九世聰明英武天下

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

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稱冀王蓋奄禹跡冀州之域

以自大而上武俊巡屬有冀州故林以是間之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此

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

之臣不可得矣田悅之間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

避害故說行非有它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

義手誅叛臣謂殺李惟岳也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處昌呂翻為滔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蹉徒結翻不若與昭義併力取

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

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

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

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

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

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瀛州治河間縣賀朱

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口知於趙州汝

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是年四月募諸

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聞難引兵入援難乃與

泚眾戰於見子陵破之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注

帝思子臺又漢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

薄太后曰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為見子陵也

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程大昌曰

萬年縣北五十里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

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

泚復攻城復扶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

山之隅破之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乘勝逐北身先

士卒先悉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

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

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

劉德信

入援

呂希倩死

高重捷死

李日月母

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
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
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
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已
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
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
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 宋白曰後魏分涇岐之
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
年改為隴州
因隴山為名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
異曰奉天記作鳳翔
節度判官今從實錄及郝通奔鳳翔 李楚琳作亂郝
通自隴州奔歸
之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

南康忠武
主韋臯

其眾奔泚至汧陽

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
六十里帥讀曰率汧口肩翻

遇

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

說式
芮翻

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

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独耳

狔與豚同
豕子也

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曷者不告而行今而

復來何也

復扶又
翻下同

雲光曰曷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

命

謂朱泚加臯
中丞之命也

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

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

下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

易以鼓
翻輕易乃悉

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

一類變

韋臯計誅
雲光

勇智

韋平弁

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張鎰也

李楚琳鎰之部曲將而殺鎰後逆故云然既不事上安能恤下隴州鳳翔巡屬也言

李楚琳見虐殺其帥安能恤隴州將士乎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請奉天

請命于復遣使求援於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為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闕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

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

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史言韋臯以此發身使疎吏翻泚且禮翻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

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

兵萬人入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

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戶雅翻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瑊古街

翻漠谷在奉天城西北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

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迺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

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臥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城中犄角相應犄居義翻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

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

寢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

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

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比君于口賊曰行師豈比逆

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上此令力丁翻

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

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

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

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白兩河兵與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國而德

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休顏

甲旻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莊持翻重直用翻

杜希全藏
休顏時常
春李建徽
兵勢稍集
又為盧杞
所誤豈不
可恨

諛國

夏州人也夏戶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

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塹七艷翻使

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神策河北行營

節度使李晟疾愈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聞

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帥讀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

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數所角翻晟乃留

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

說之說式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

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沈

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牛屬契丹以大

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

開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

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丁丑加晟神策行

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

此其所以得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

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恒戶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陝失冉翻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

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天經

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城中資糧俱

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脚子其人懇

張勸

李憲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襦汝朱上為之尋求不

獲為于竟憫默而遣之憫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時供御纔有

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緹人於城外采蕪菁根

而進之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蘆菔即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庠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

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上召部謂之大芥糲盧達翻伺相吏翻緹馳偽翻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

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降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

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

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崔縱為魏縣行營糧料使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

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軍尚欲

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

開元八年齊運暉之孫也蔣王暉太宗子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晟成正翻旬月間至萬餘人

蒲津以西為河西縣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

李齊運

崔縱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德宗

李齊運

崔縱

尚可孤

駱元光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

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使疎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七盤即古繞雷之險敗泚

將仇敬仇敬即仇敬忠此因舊史書之敗補邁翻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

之別種也種章勇翻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

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

年為眾所服潼音童近其斬翻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

刺史董晉弃州走行在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望之據其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還

宣翻又音如字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

數遣兵攻元光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元光皆擊却之賊由

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鎮國軍節度治

州華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

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燧音遂彙于季

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為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

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

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

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以中別之也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

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

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玄宗所

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

三權
馬彙

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高居傲

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 考異曰 裏以

兕革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

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

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

以爲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

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

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裏

雲梯以兕革不用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

牛皮耳兕序姊翻 中望之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

梯勢甚重重則易陷 本翻城古街翻易以豉翻 臣請

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

曰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 雲梯小伎不足上勞

聖慮 伎渠 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僚 度徒洛翻僚桑

曰攻城攻其所 僚僚猶嚮也 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

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

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 諫則

環古回翻 泚推雲梯 推吐 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

攻城翼以輶輻 輶扶云翻輻於云翻輶輻攻城車也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

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

數 塹七艷翻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

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

使杜希全 等四軍在 奉天豈至 此乎

以下千餘通授城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實食食實封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

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則書

陳前所喝轉階勳於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期死戰也

城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城古街翻歔音

音希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激以忠義皆

鼓譟力戰城中流矢諫則竈翻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言痛

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輾猪輦翻又尼

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謹許須

更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聞音賊乃引

退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

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

裹瘡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入夜泚復來攻城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

趣涇陽趣七喻翻並北山而西並讀曰傍步浪翻先遣兵馬使張

韶微服間行詣行在間古覓翻下同藏表於蠟丸韶至奉

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

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塹七艷

故翻使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身中數十矢

疏吏翻

德宗

城地道火退賊

懷光解奉天圍

張韶奇士

仲竹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徇城四隅。

歡聲如雷。昇音余，又羊茹翻。癸巳，懷光敗泚兵於灃泉。敗補邁翻。

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泚既退，從

臣皆賀。從才用翻。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

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

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使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

贄之盡言乎？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萬當作万，莫北翻。俟

渠之翻。万俟虜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重圍既解，重直龍翻。諸道

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

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

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

城者，皆給月俸。將即亮翻。俸扶用翻。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

舒囉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

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

斂焉。以此觀之，趙贄輩不足責也。杜佑或謂泚曰：「陛

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瞻翻。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復扶又翻。泚曰：「朕嘗北面

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

泚曰：「強授之，則人懼。」強其兩翻。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

戶拜官邪？邪音耶。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即

隱林直諫

病恐不在性急

萬俟著開運路

理財者宜深長思

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 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

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 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

性粗疎 泚且禮翻又音此粗讀與麤同 自山東來赴難 自魏縣行營

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 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

貞之姦佞 數所 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

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

殊禮 禮絕百僚謂之殊禮 或說王翊趙贊曰 說式芮翻翊戶萌翻 懷光緣

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 乖方猶言失所也 度支賦歛煩

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 宰相

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度 今懷光新立大功上

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 殆危也 翊贊

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容翻下同 懷光勲業社

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

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

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

以為然 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閱其勞盧杞之心自營免罪

而柙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遙翻 詔懷光直引軍屯

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

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

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 晟成正翻使疎吏翻難乃旦翻泚且禮翻

又音此重直龍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

翻快於兩翻 魯店在奉天東南 留二日乃行 為李

引兵去至魯店 咸陽陳濤斜西北 連兵張本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

入成都 使疏吏翻劍南宿重兵于西山以備吐蕃 寧以是兵殺郭英又張朏以是兵逐張延賞

尾翻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弃城奔漢州 武后垂拱二 年益州置

漢州九域志成都北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鹿頭

漢州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 斬朏及

其黨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

李希烈屯盱眙 盱眙屬楚州建中四年度 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吁眙音怡

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

繕館第數十修塢壁 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

曰塢壁壘也釋名曰壁 起建業抵京峴 京峴山在潤

里峴戶 樓堞相屬 屬之欲翻聯屬 以備車駕度江且

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

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大江逕京口城 鹽鐵使包佶

佶巨 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

安末期收復 言收復未 欲彊取之 疆如 佶不可少遊

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

錢帛 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 佶有

萬欲轉輸入城少遊疆收之今從舊傳

叱干遂

築石頭

包佶 少遊不終

通鑑卷之九十五 唐紀四十五 德宗

韓滉不終

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

復為韓滉所奪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即今

州城縣元治鳳凰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揚

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

守惟曹王臯數遣使問道貢獻曹王臯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臯悉

心于帝室數所角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汴皮變翻朝直遙臯治郵

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

尤翻音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曷日致亂由上

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上時掌翻其略

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

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即孟子所

所惡勿施之意惡鳥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夫音况

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背蒲人之所

歸則植植立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

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趣嚮此誠當今

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頗窳羣情四方

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疏亦
似迂而繁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朝直遙翻否皮聚怨囂囂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近其事

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詰去

贊又上疏上疏音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

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洞見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託禮運以為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否皮鄙翻下同夫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

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說讀豈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

不謂之損乎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又曰舟即

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

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

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祖左傳

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藏文仲

人從欲辭濟之語之意

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為治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

以嚴法制斷亂翻流弊自久浚恒太深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

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况

始求深者乎以此為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恒無所施而利也

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懾質涉翻君臣意乖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

此教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

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獲奉朝

謁僅欲半年朝直遙翻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此

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羣臣跼蹐趨退跼音局亦不列事奏陳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

使臣別延宰輔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

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調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既殊師錫書堯

典師錫帝曰孔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

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漸生拘

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德宗致亂

之事誠如贊言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

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塞悉則翻人之情偽

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呼

到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

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

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又被義翻又諫官論事少能

慎密例自矜衒少詩沼翻衒音炫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

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

塗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

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

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敷奏緣此

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詳悉

也也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

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

何敢盡言乃復上疏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

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

言人君所為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

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鼓翻或讀如字若

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

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



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

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上意

又曰

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書仲虺之

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

詩丞民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

是則聖賢

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

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蓋為于偽翻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

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

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

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

明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

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

質言當理

不必違

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

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

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

趙贊竇滂之苛征重斂是也

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

比毘至翻

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

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

省悉景翻察也

陛下又謂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

又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

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

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

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恒戶登翻若是者何

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

好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

懷懷符逼翻狠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懼奴亂翻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其於佞辭上恥過必

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

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翻又初教翻此所謂勦說者

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

仲已之說也折之舌翻臆度徒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

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

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

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

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黎獻衆賢也就獲觀之中得接

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

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

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

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蒲內翻是使亂多理少從

古以然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

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又曰昔趙武咄咄而為晉賢

臣晉趙文子名武其言咄咄然如不出其口為晉正

鄉晉國以疆諸侯不叛咄咄舒小貌音如悅翻又

奴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絳侯事見漢文帝紀程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胡可以一訓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詰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段平又曰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極言納諫

掖其君上也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

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

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讜音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

揚盧杞等罪惡數所角翻眾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

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

司馬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

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

通鑑卷三十九 唐紀四十五 德宗

七

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

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

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

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

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徒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

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晉末

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

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

南六十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趙贊為播州司馬

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趙贊為播州司馬

播州隋牂牁郡京師南四千五百五十里

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

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

通微為職方郎中

天扈從將吏

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

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

悅曰

書王郅也

蓋王郅也

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

通監卷三十五

錄政

辭官一節至德以後勳階輕而
古人以為職事官重故云然

天扈從將吏從才用翻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唐

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先悉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薦翻後戶構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說式

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

悅曰朱滔等倣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

書王郅也王也

蓋王郅也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

通監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五

德宗

德宗

竭力赴救幸而解圍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

兄受命關中朱泚泚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

兵與泚度河共取大梁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悅心

不欲行而未忍絕泚乃許之泚復遣其內史舍人李

瑄見悅審其可否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瑄古緩翻悅猶豫

不決密召扈寧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司武侍郎

部侍郎也朱泚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

殺懷仙而立希彩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如字殺

大曆三年考異曰燕南記作朱宋今從舊傳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

泚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

七年瑗泚既為帥帥所類翻泚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九年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

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

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泚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同盟

乎泚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觀時審勢

量度彼已世不為無其人特其言有彼引幽陵回紇

十萬之兵屯於郊坰紇下沒翻幽陵即幽州坰古榮

外謂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

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

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借行而陰為之備厚加

刺骨之語

許士則

迎勞勞力到翻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

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

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

馳見悅曰粵五各翻瑄古環翻司刑員外郎武俊鄉以宰

相處事失宜相息亮翻處昌呂翻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

龍翻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

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

滔乎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帝凡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

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卷見上况使之

南平汴洛與泚連衡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吾屬皆

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

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伺相吏翻與八郎再清河朔

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悅

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

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給蕩亥翻將即亮翻又音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

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

人奔宋州將音同上勉奔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德宗

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

度使勉上表請罪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上謂其使

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

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汴州希

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九域志寧陵

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曰

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

趙詵結李納於鄆州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

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

罷為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

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宣慰者宣上命以慰

安反側也父音南淄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

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左傳臧

文仲口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禍

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

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

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

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

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令力丁翻下遐術者上言

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上時掌翻下贄上羣

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奏以為不可

其畧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五年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冲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傷事體

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

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

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年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

稱稱尺證翻下美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

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與其增

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

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

贊贊撰如免翻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

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疵才支翻使人人各得所

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

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

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

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也構

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君臨萬邦失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不構之語本諸此

通鑑纂要卷之五

唐紀百五 德宗

三

守宗祧宗者百世不毀之廟越在草莽用左傳語不念率

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

義以示天下徵證也明徵其義小子懼德弗嗣懼弗

能嗣承先業言無所掩覆也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用禮記魯哀公

之言長知文翻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易以鼓翻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告成王之語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擁恐當作

壅省悉景翻遂用興戎戎兵也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

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多荒荒艾棘

生草日萊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

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離力智翻邑里丘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

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

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

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

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

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入座議禮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

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

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

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為六室中宗

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為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為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祔獻懿而祔玄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為九室上累于祖宗累力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覩他典翻慙而罪實在于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改淵為泉自今

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

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

其道而下懼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

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弘大也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此等言語可與詰誓相表裏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所

攜從逆之黨將即亮翻下同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所以作勤王之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所以順

欲惡墊陌錢即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推古岳翻救下四方人心大悅及

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李抱下還稼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二急者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唐紀四十五 德宗 后

真入朝為上言朝直遙翻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史究言與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

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即官出使耳恒戶登翻使疏吏翻朱泚更國

號曰漢泚且禮翻音此朱泚初自號漢元天皇改元

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去羌呂翻上

表謝罪上時掌翻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

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

侯朝天子禮耳顏真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遙翻希烈

遂即皇帝位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宋天記幸奉天

錦州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

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

帝必在正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

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李緩新書

作李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

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

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

楊峯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齋赦賜陳少遊及壽州

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

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

晉蘭元均
邵怡

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希烈乃以其

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

州後之江都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音寄翻壽州

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

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弗遂以為氏翟

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

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

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戌隋廢

戍為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蕲黃欲斷江路蕲渠希

短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蕲口

水經注蕲水源出蕲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遇少

西又南至蕲口入于江佶其吉翻泝蘇故翻誠入寇曹王臯遣蕲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

於永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

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少遊懼厚歛所部以

償之斂力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

贍翻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

旗卧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

戰大破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上以兼

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沔瀾堯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

扶又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犒口入

李兼

通鑑卷三百五

唐紀四十五

德宗

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曆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以縣西臨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借行度河陶

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謂先為馬燧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今將士不免凍

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

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

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騎奇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司禮侍郎猶大滔朝禮部侍郎

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曷在重圍重圍龍翔命如絲髮使

我叛君奔兄發兵晝夜赴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年幸而得

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事見同上

年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

城經城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口後漢分前漢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楊榮國攻冠氏去

置經城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

張孝宗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

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

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淡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

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

東北六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

十里

通鑑卷之五十一

楊榮國未必即成所遺應屬傳疑

以去紇下沒翻亦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

在幕若幄中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還從

又音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川丙戌以

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

昔同蓋翰罷領選故翰義僖之七世孫也盧義僖仕元魏當靈

自吏部還兵部耳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環音刺

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縱滔

兵大又拔武城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通德棣

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

冠氏以逼魏州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

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巳云黃裳使江

實錄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

大盈庫貯直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

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闔志上疏諫復扶又翻又音

疏所其畧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

公方橈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乘繩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

斯制事豈不過哉誘羊又翻慝吐得翻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降

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指百物無

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槩達協翻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

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以同卒伍輟食以昭功

勞昭徒濫翻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悉詳體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謹讞方興讞也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

功恒戶登翻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難

旦翻好呼到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咨咨嗟也又曰陛下誠

能近想重圍之殷憂重直龍翻追戒平居之專欲凡

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令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

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

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去去羌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

縱橫監工街翻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應

陵翻當也掖音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直朝

亦被皮義翻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此必盧杞貶逐

是言更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蕭復蓋樸又嘗

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

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

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

出使而序其
事於此耳
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

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

也鄂五各翻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

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

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朝直遥翻相息意復悔行使之

論奏邪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卿知蕭復何如人其

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上時字翻至於輕詐如此復

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

韓非子有謂矛盾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

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

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故後世謂

議論自相反及為事自相反者為自相矛盾楯食尹

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

何容為隱為于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

謂人欺已也未見其詐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

使情偽相糅糅女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

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辛卯以王武

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

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恒戶登翻使疏更翻校古效翻射寅

謝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

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趙州與

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

曹州刺史李納

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已卒納自領

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先叙其本職而加以新命

戊戌加劉洽汴

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李勉

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

辛丑六軍各置

統軍

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錄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

按舊紀獨置統軍軍今從之

秩從三品以寵勲臣

從才

吐蕃尚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

吐蕃發其兵

吐從曠入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六 起闕逢困敦二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與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

恤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

諫言與死節並賞

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卒子恤翻射寅謝翻李

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

三千人守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滑州刺

史李澄密遣使請降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上許以

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

六百人戍白馬汴皮變翻白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

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

妙翻下同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

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即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

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

城新書柏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

西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引日拔城良器

以救兵至擢弩手善游者公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

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

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

取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而亦翻及其坐幄坐才希烈驚

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

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不受晟節制

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

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侯占翻剽匹妙翻滬澗

既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因以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劉昌守城

且擗

骨斷而斷
一刀兩斷
人物

懷光固不
端而朝廷
亦失處置

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無敢動者遂并

將之軍勢益振將即亮翻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

等事見上卷上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

一面惡鳥路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

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魯水翻泚衆大至

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宮苑謂宮城或曠日持

久未易攻取易以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

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

豈可遽戰邪邪音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

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

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

咸陽累月逗留不進逗留音豆考異曰實錄云懷光

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

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

耳今但上屢遣中使趣之使疏吏翻辭以士卒疲弊

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將即亮翻數

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

請移軍東渭橋泚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翻李懷光

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

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

路耳兵法圍城為之闕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革

貞元三年三月唐已日六德宗

懷光言亦
有理

得體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

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

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古宄翻乃遣

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

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乃曰將

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即亮翻贄未有言

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

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

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荅懷光氣和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蕃相

尚結贊相息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

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

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

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

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緡眉巾翻騎奇寄翻譎古宄翻竟不

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

稽誅保聚宮苑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

禮翻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白華

德宗

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醴泉之勝也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芟所

易以鼓翻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

輒沮其謀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解戶買翻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

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

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

易處之易弋鼓翻處昌呂翻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

慰晟成正翻銜戶緘翻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

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

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干回

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

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

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要一遙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

所奏也下戶嫁翻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山事由猶言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

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

畏之至此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讀曰

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

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

師徒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足以獨制兇寇逗

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北毘至無

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李晟李

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

軍為四軍帥所類翻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晟建徽

高相去懸絕軍不相統屬一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

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

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

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彊者惡積而後

亡弱者勢危而先覆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覆亡

之禍翹足可期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舊寇未

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疚病太上消慝於

未萌太上猶言極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難乃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

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

辰成正翻噤也時制翻噤也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也拯救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

言晟兵素少少詩紹翻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

角泚且禮翻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

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左傳趙宣子之言先悉薦翻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之言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

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

悵丑亮悵丑亮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自咸陽東恐因此

生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且更俟旬

時旬時猶言旬日也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

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

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

請以裨將趙光鈇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

之要裨裨實彌翻將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

進討趣讀日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

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

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覓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

實食賜鐵券實食食實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德宗 七

庸

趙光鈇

旨使疏吏翻下同考異曰邠志曰十六日詔加懷

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

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耶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

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蒲沒翻朔方左

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許

擊待天使不敬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

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何益哉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我今日

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疆故須

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池無水

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用張名振曰乃

者言不反乃者猶言詐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

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此禮翻又音此還從立翻又音如字邠

甲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

拉殺之拉落合翻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

義詣行在告之此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郜古到翻史炤曰郜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

郜國國在濟陰有尚書高昌郜人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

懷光子瓘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瓘七罪翻瓘密白其父懷光召演

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五 德宗

張名振

名振死節

石演芬死節

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

其心矣懷光使左右嚮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

以刀斷其喉而去嚮力亮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

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

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

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郃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璿璿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

投鐵券言之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音翻於是

行在始嚴門禁嚴門關出入之從臣皆密裝以待史

曰密具裝束所以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昭

猶以為薄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晟成正翻使疏

史翻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梁州古山南節

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遣

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蓋屋

以來迎衛至蓋屋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蓋屋而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

不指一定一處也蓋屋音舟室將用誠為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誘音西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馬勛

嚴震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四十五 德宗 九

好幹才

表上語之故助許云翻助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

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

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助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

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

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助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助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與燃同藁禾稈也軍士皆往附火助

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

起走從千容翻錯愕倅然驚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

助後斫傷助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

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助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

兵矣仆方遇翻頓也擐戶慣翻助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

中一朝弃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

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讐服令力丁翻讐之

涉翻失氣也助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

將即亮翻助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期過李懷

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

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

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泚

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掌兵在

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

楊惠元死節

壯士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四 德宗 十一

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壞遊壞蓋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為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

促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

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審景璿邠卑晏

斤翻璿似宣翻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

臣渭北有竇覲潼音同朝直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

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

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

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泚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

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

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將即亮翻足以誅泚

况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

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

燒乾陵考異曰邠志作達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

乘輿令力丁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

幸梁州志二十日懷光又使持書趣瑊渾瑊公獲

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壞不知不得以聞又

怒瑊之虞已也慢罵于塗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

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

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

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

至則上至渭陽時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

城猶未來今不取

德宗

七

趙昇鸞

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朝直

將即亮翻戴休顏狗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

守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兵部

侍郎劉廼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

說式凡再往知不可誘脅誘音乃歎曰鎮亦忝列曹

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

泚官自愧不能捨生取義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復扶

膝蘇遭翻汚烏故歔歔而返歔奇虛歔音廼聞帝幸

山南搏膺大呼呼火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

安南山之南劉廼以乘輿播遷太子少師喬琳從上

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

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

多出仕泚矣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

泚苟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懷光遣其將

孟保考異曰泚志作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

山邀車駕達將即亮翻又如字遇諸軍糧料使張增

於盤屋使疏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

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過古木翻又古臥翻將即亮因

目增曰目增示之以意欲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

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

孟保惠靜
壽孫福達
張增

之剽掠給蕩亥翻貯丁呂翻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

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

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

退輿駕無警急懷光皆黜之河東將王權馬彙引

兵歸太原將即亮翻彙于貴翻權彙入援見上卷上

馬燧怠於勤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

命晟成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

計城隍即為東渭橋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先悉薦翻度徒是時懷光朱

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

二疆寇之間泚且禮翻又音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

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遺唯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

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而女晟曰畿內

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斂力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

芻粟不旬日皆充羨羨弋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李

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

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

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

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 德宗

張彧

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九
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事並見前數所

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

陳逆順禍福偽翻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

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

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僕射謂田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

內夾道帥讀日率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

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有變士則

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

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

升聽事以次參謂也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

刺殺僕射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眾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

眾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

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

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

恩先相公謂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

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

通鑑卷二百一十 唐紀四十六 德宗

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田悅

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悔立之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

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

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

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執憲大夫猶天朝御

史大夫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

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

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

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

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

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

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背蕭其民何罪今

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跂去智翻舉况昭義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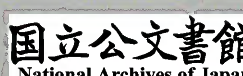
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恒冀王武俊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

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

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足也緒從之遣使

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幸山

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



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知之以戴休
 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
 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
 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
 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
 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
 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
 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
 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
 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
 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
 節度蓋當時出幸倉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
 有隙不敢南行故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惡烏路翻

朔方軍衆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
 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
 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

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

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闔晏等

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說式芮翻

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

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

聽爾俘掠衆許之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異曰李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

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
 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
 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
 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耻移於好時按
 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
 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

德宗

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懷光乃謂景略曰

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

鼻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

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朔方軍平安史

拒回紇吐蕃功高天下備盡忠懷光遣使詣邠州令

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

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

說昕曰說式芮翻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

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

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

南高固曰昕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

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

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斤翻將即

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

昕戒劉禮等衷甲而入昕小史李岌密報遊瓌遊瓌

伏甲先起高固等帥眾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

據邠府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

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

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遣楊懷賓奉表以

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

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邠甲旻翻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

何以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遊瓌曰殺旻則懷

光怒其眾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

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朝直遙翻晟成聞之泣

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子當誅夷不

可典兵懷光囚之為後赦朝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

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

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

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

輿南幸泚且禮翻又音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

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

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

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

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及富平懷光行

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

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

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

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尹李齊運弃城走懷

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刺史李紆懼

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詰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遵

宗朝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

帥獵團七百圍之團結獵戶為兵謂嶠請降詔以覲

通鑑卷之三十三德宗

不有移軍一著何以至此

風

吳向

實鏡

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使鄜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 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

散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 訪於

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恒戶起登翻

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

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

雜沓於胥徒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 金紫普施於輿皂左傳

羊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

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

利近實而於德為輕近其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

人情不趨誕謾虛言也趨七喻翻又音如字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

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服色謂

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為 此所謂

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

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占音之，監翻。然而突銛鋒排

患難者，則以是賞之。銛，息廉翻。利，也。難，乃且翻。竭筋力展勞效者，

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

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

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復扶，又翻。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

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贊在翰

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

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相，息亮翻。下同。上行止必與之

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

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

贊數直諫，迨上意。數，所角翻。迨，五故翻。虛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卷。上年

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

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

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為上追仇

陸贊盡言而貶贊張本。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

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妙翻。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

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開通渠。集蓬利壁巴閬果金也。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

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

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聲援若

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

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

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遷都

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

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

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辨史言嚴震供奉

車駕無闕之功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

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惡其殺張鎰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

下也惡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

鳥路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留之

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潭城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

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其罪固大

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書云元惡大憝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畧刻是爭言較畧刻而爭遲速也商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僅通王命唯在

褒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

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

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

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

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

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變絕變休以諸鎮危疑

正翻

久處分

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洶洶羣情各

懷向背。背蒲。妹翻。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塞悉。

則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咽喉因。今楚琳

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

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曰衷音中或丁仲翻。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

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

素行追抉宿疵。行下孟翻。抉於決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省悉。景翻。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

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奴。上釋然開悟。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

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

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

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庚子詔數李懷光

罪惡。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

勲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即亮翻。資來戴翻。考異曰舊高郢傳

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眾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

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璿候郢郢乃諭

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

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五 德宗 三

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璿震懼流淚
氣索明年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
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
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為副元
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授太子太保其所
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

倒置

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

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夏四月壬

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

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

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李如暹

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是亦反也攻而

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瑊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

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

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遺唯曰

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為賊于偽翻立斬

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猶衣於終無叛志

以言李晟以忠義感激士心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

同絳節度使陝失冉翻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

軍糧役役者輓輸浚築之事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

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帥讀日率崔漢衡勸吐

曹子達

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城軍吐蕃遣其

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鏗將

卒七百從城拔武功鏗戶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

武功鏗以其眾迎降城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

功縣西故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

川考異曰邠志十日破旻等而實錄斬首萬餘級旻

僅以身免城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

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

浮圖也為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要也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上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

處昌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

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

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上

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玷

念翻玉又曰唯聞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收翻謗也書

通鑑卷三十三唐紀三十三德宗

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臯陶謨

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

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

以諫爭為指過爭讀日諍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

武王數紂之罪曰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

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又曰假有意將

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

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

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

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鳥路翻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

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翻義翻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

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

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

賞其供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為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吏

翻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泚且

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誘音酉使疏吏翻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

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

節度使將即亮翻考異曰泚志口興元元年四月

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

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三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

直監長二百三

唐紀四十六

德宗

三

為公主造塔以直言罷宰相昏庸甚矣

馮河清死節

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
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
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
免追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蓋徐
詩王之蓋臣毛氏傳曰蓋進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
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
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

賈耽

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

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

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見事

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

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

問天子起居為于偽翻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

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

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亦所以過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左僕射

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處置得好

蓋自吐蕃還赴興
元至鳳州而薨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

薨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

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復

又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

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鎮易定滔連三道之兵三道謂幽

傳益以回紇時回紇遣兵助滔進臨常山恒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明公

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自常山

至趙州皆恒冀巡屬又西南抵邢州界即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河朔盡入於滔矣

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鑾輿

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

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

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

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

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

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難乃

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

盧玄卿

賈公三書
戰國策亦
無此文章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六十一 德宗 天

勝勝音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

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曷蒙開

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

胡虜間古蒐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

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

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決為于偽翻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

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山南地

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